

歸雁

盧隱女士著

神州國光社出版



歸
雁

廬隱女士著

上海神州國光社刊

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再版發行

實價大洋六角
(實價不折折扣
外埠酌加郵費)

歸雁

有著作權不許翻印

著者 廬隱女士

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
曾獻聲

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
神州國光社印刷所

總發行所

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
電話掛號七二七三
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

神州國光社發行所

分發行所

北平宣內大街
廣州財源大
濟南商埠二
路南

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

三月四日

北方的天氣真冷，現在雖是初春的時序，然而寒風吹到臉上，仍是尖利如割，十二點多鐘，火車蜿蜒的進了前門的站台，我們從長方式的甬道裏出來，看見馬路兩旁還有許多積雪，雖然已被黃黑色的塵土點污了，而在淡陽的光輝下，兀自閃爍着白光。屋脊上的殘雪薄冰，已經被日光晒化了，一滴一滴的往下滴水。背陰的牆角下，偶爾還掛着幾條冰箸西北風抖峭的吹着。我們僱了一輛馬車坐上，把車窗閉得緊緊的，立刻覺得暖過氣來。馬展開牠的鉄蹄，向前

途馳去，但是土道上滿是泥濘，所以車輪很遲慢的轉動着。街上的一切很逼真的打入我們的眼簾，——街市上車馬稀少，來往的行人，多半是縮肩駝背的小販和勞動者——那神情真和五六年前不同了，一種冷落蕭條的樣子，使得我很沈悶的吁了一口長氣。

馬車出了城門，往南去街道更加狹窄，也很泥濘，馬車的進度也越加慢了。況且這匹駕車的馬，又是久經風霜的老馬，一步一蹶的掙扎着，後來走過轉角的地方，爽性停住不動了；我向車窗外看了看，原來前面的兩個車輪，竟陷入泥坑裏去了。一個瘦老的馬夫，跳下車來，拚命的用鞭子打那老馬，希望牠把這已經淪陷的車輪，努力的拔起，這簡直等於作夢，費了半天的精力，牠只往上竄了一竄便立着不動了。那個小車夫，也跳下車來，從後面去推動那車輛，然而淪陷得太深又加着車上的分量很重，人，箱子大約總有四五百斤吧，

又怎樣拔得起來呢？因此我們只得從車上下來，放在車頂上的箱子也都搬了下來，車上的分量減輕了，那馬也覺得鬆動了，往前一掙，車輪才從泥水裏拔了出來，我們從新上了車，這時我不禁吐了一口氣——世途真太艱難了！

車子又走了許久，遠遠已看見一座聳立雲端裏的高樓，那是一座古老的祠堂，紅色的牆和綠色的琉璃瓦，都現出久經風日的灰黯色來。但是那已經很能使我驚心怵目，——使我想起六年前的往事，那是我母親帶着我們兄弟姊妹住在樓的東面——我姑媽的房子相鄰比的那所半洋式的房子裏，每天晨光照上紗窗的時候，我們就分頭去上學，夕陽射在古樓的一角時，我們又都回來了，晚上預備完功課時都不約而同齊集在母親的房裏，談講學校裏的新聞，或者聽母親述說她年輕的時候的遭遇，呵！這時怎樣的幸福呢，然而一切都如電光石火轉眼就都逝滅了。這番歸來的我，如失羣的迷羊，如畸零的孤雁，母親呢，早

到了不可知的世界，因比哥哥妹妹也都各自一方，但是那高高的白牆，和藍色的大門，依然是那樣矗立於寒風淡陽裏。唉！我真不明白這短短的幾年，我竟嘗盡人世的難苦，我竟埋葬了我的青春，人事不太飄渺了嗎？我悄悄嚙着淚車已到門前了，我下車後我的心靈更感到緊張了，我怔怔的站在門口，車夫替我敲門，不久門開了，出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僕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問道：「您找誰？」我鎮定我的心神，告訴他我的來歷。他知道我是姪小姐，立刻現出十三分的殷勤，替我接過手裏的提箱。正在這時候，裏面又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僕，我看她很面熟，但一時想不起她姓什麼，她似也認得我，向我臉上注視半天，她失聲叫道：「您不是姪小姐嗎？怎麼幾年不見就想不起來了呢？」我點頭道：「太太在家嗎？」「在家呢！快請裏邊去！」她說着便引着我進了那個月洞門，遠遠已看見姑媽站在階沿等我呢。我一見她老人家——兩鬢上添了

許多銀絲，面目添了不少的綹紋，比從前衰老多了，不禁一陣心酸，想到天真是無情，永永用煩苦慘傷的鞭子，將人們驅到死的路上去。——母親是爲煩苦憂傷而逝了，唉！這殘年的姑媽呵！不久也是要去的，——我的淚瀾瀾的流下來了！我哽咽着喊了一聲『姑媽』心裏更禁不着酸淒了，淚珠就如同決了口的河水滾滾的打濕了衣襟，姑媽也是紅着眼圈，顫聲道：『天氣冷！快到屋裏坐去，只怕還沒有吃飯吧？』說着用那乾枯的瘦手牽着我進去——屋裏的火爐正熊熊的燃着，一股熱氣撲到臉上來，四肢都有了活躍的氣，心呢，也似乎沒有那麼孤寒緊張了。我坐在爐旁的椅上，姑媽坐在我的對面的小床上，她用那昏花的老眼看了我許久，不禁嘆道：『我的兒！我幾年不見你，竟瘦了許多，本來也真難爲你！那一年你母親病重，聽說你在安徽教書，你哥哥打電報給你，你雖趕回去，但是已經晚了，……你母親的病，來得真兇，聽說前前後後不到

五天就完了，我們得到電報真是好像半天空打了一個霹靂，……」姑媽說到這裏也撐不着哭了，我更是忍不住痛哭，我們傾瀉彼此久蓄的悲淚，好久好久才止住了。姑媽打發我吃了些東西，她又忙着替我收拾屋子，我依然怔坐在爐旁，心思雜亂極了。正在這時候，忽聽見院子裏，許多腳步聲和說話聲；跟着進來了一大羣的人，我仔細的一認，原來正是舅母表嫂表弟表妹們，他們聽說我來了，都來看我。我讓他們坐下後，我看見大舅母是更蒼了，表嫂也失却青春的丰韻，那些表弟妹都長大了。唉！一切都變了，我心裏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滋味：又是悵惘，又是慰藉，他們也都細細的打量我，這時大家都是想說話，然而都想不到說那一句話，因此反到默默無言了。

晚上姑媽請我吃飯，請他們做陪，在大家吃過幾杯酒，略有些醉意的時候，才漸漸的談起從前的許多事情來。後來她們談到我的愛人元滿的死，我的

神經似乎麻木了，我不能哭，我也不能說話，只怔怔的站着，我失了魂魄，後來我的舅母撫着我的肩，一滴滴的眼淚，都滾落在我的頭髮上，我接受了這同情的淚，才漸漸恢復的情感。我發見我的空虛了，我彷彿小孩般的撲在舅母的懷裏痛哭，後來我的表妹念雪將我扶到床上睡下，她坐在我的身旁安慰我道：「姊姊！千萬不要再傷心了，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只好扎掙點，保重你用的身體吧——其實人世也沒有永永不散的筵席，況且你對於元哥也很可以了，聽說他病了一個多月，都是你看護他，他死時，也只有你在他跟前。他一定可以安慰了，——現在你應當保重自己，努力你的事業才是，豈可以把這事放在心裏，倘若傷壞了身體，九泉下的元哥一定也不安的，……你這次來，我本想請你到我們那裏去住，不過我們那裏也比不得從前了，自從父親去世以後——真樹倒糊塗散——沒有作主的人，又加着我們家裏的情形太複雜，所以一

一切都特別淩亂，因此我也不願請你去；你暫且就住在姑媽這裏吧，好在我們相隔不遠，我可時時來陪伴你，唉！說起來真夠傷心了，這才幾年呵！……」念雪的眼圈紅了，聲音帶着哽咽，我將頭伏在枕上也是淚如泉湧。

今夜念雪因為怕我傷心，沒有回去，就住在我這裏，夜半醒來，看見窗前一片月光，冷森的照在寂靜的院子裏，我翻來覆去的睡不着，攪得念雪也醒了，兩人又談了半夜的話，直到月光斜了，雞聲叫了，我們才又閉上疲倦的眼皮打了一個盹。

三月五日

今天天氣很清明，太陽也似乎沒有昨天那樣黯淡，看見淺黃色的日光，就在水綠色的窗幔上，美麗極了。從窗幔的空隙間，看見一片青天，澄澈清明，

沒有飄浮的雲，彷彿月下不波的靜海，偶爾有幾隻飛鳥從天空飛過，好像是水上的沙鷗。我正在神馳的時候，聽見壁上的自鳴鐘響了十下，我知道時候不早了，趕緊翻身坐起，念雪早已打扮好了。

吃完了早點後，我就打電話通知朋友們來了，當然我是希望他們來看我，下午果然文生，萍雲都來了，他們告訴我許多新消息。文生並且已替我找好了事情——在一個書局裏當編輯，萍雲又告訴我某中學請我教書，當時我毫不遲疑的答應了，因為我自己很明白像我這樣的心情，除了忙，實在沒有更好的安慰了。

文生我們已經五年不見，他還是那樣有興趣，不時說些惹人笑的滑稽話，不過他待人很週到，他一眼就看出我近來的窘狀，臨走時他望我留下三十塊錢。但是我因此又想起元涵來了，他若不死我何至如此落魄——到處受別人的

憐憫的眼光の注視呢！噫！元滿！！

文生走後，瑩和秀來了，這是我幼年的好友，我們曾共同過着青春的美妙的生活，因此我們相見時所感到的也更深刻。在彼此沉默以後，瑩提議逛公園，我也很願意去看看久別的公園；到公園時，柳枝依然是禿的，冷風也依然是砭人肌膚，只有河畔的迎春，牠是吐露了春的消息，青黃色的蕊兒，已經在風前搖擺弄姿了。我們沿着馬路，繞了一圈，大體的樣子雖還依稀可認，但是却也改變了不少，最使我觸目的是那紅綠交輝的十字迴廊，平添了許多富麗的意味。那山上的小松樹也長高了，河畔上的土牆也拆了，用鐵欄杆作了河隄，我們在小茅亭裏可以看見緩緩的春波，不休的將東流去，我們今天談得高興，一直到太陽下山了，晚霞灰淡了，我們才分途歸去。

到家時舅母家的王媽正在那裏等我呢，因為舅母今晚請我吃飯，我稍微歇

了歇就同王媽走去了。

到了那裏，表嫂們正圍在爐旁談天，見我進來都讓我到堂屋坐——我來到堂屋只見桌上已擺了許多的糖果和瓜子花生。我們都坐好後，我舅母告訴表嫂說：『今晚誰都不許提傷心的話，總得叫菁小姐快活快活』，念雪表妹聽了這話就湊趣道：『今晚我們吃完飯，還得來四圈呢，菁姊好久沒和我打牌了，一定也成贊，是不是？』我沒有說什麼，只笑了笑。吃飯的時候她們要我喝酒，以為叫我開開心，那裏曉得是酒到愁腸愁更愁？我喝了十杯上下就有點支持不住了，心幕被酒拉開了一齣齣的悲劇湧上來，我的眼淚只在眼皮裏亂轉。但是最後我忍住了，我將鹹澀的淚液悄悄的嚥下去，她們看出我的神氣不好，勸我去歇一歇，我趁着這個台階忙忙的出了席，走到我表嫂屋裏睡下，用被蒙住頭悄悄的流淚，好久好久我竟睡着了，醒來時已經十二點了，他們打發馬車送我

回來。路上靜寂極了！

三月六日

這幾天的生活真不安定，親友請吃飯，一天總有一兩起，在那盛宴席上，我差不多是每淚和酒並囁的，然而這是他們的善意，我也無法拒絕，因此整天只顧忙碌，什麼事都作不了。

今天上午文生請我到他家裏吃便飯，沒有喝酒，因此我到吃了一頓安適的飯。回家以後我告訴看門的：今天無論誰來都回絕他——只說我出去了，我打算今天下午定定心，寫幾封信——姑媽替我收拾的屋子幽雅極了，一間長方形的屋子，靠窗子擺了一張三尺來長的衣櫃，櫃面上放着兩盆盛開的水仙，靠面邊的牆角放着一盆淡白的梅花，一陣陣的香氣不住的打入鼻孔。我靜靜的坐在

案前，打算給南方的哥哥妹妹寫信，但是提起筆，還沒有寫上兩三句便寫不下去了。心裏只感到深切的悵惘，想到我離開上海的時候，哥哥送我上火車，在那汽笛尖利的聲響裏，哥哥握住我的手說：『你既是心情不好，暫且到北京去散散也好，不過你那一天覺得厭倦的時候，你那一天再回來，我希望你不要太自苦……保重身體努力事業……』妹妹呢，更是依戀不捨的傍着我，火車開時，我見她還用手巾拭淚呢。噫！一切的情景都逼真的在眼前，然而我們是已相去千里了。況且我又孤身作客，寄棲在姑媽家裏，雖說她老人家很痛愛我，然而這也不是了局呵！前途茫茫，我將何以自解呢？唉！天呵！

我拭着淚把幾封信勉強寫完，忽接到我二哥哥寄來的快信——我來京的時候他同我的二嫂嫂都在甯波，所以他們並不知道我來，不過我臨走的時候曾給他們一封信。

二哥的信上說：「……我接到你的信，知道你到北京去了，我很不放心，你本是個多愁善感的人，況且現在又在失意中，到北京住在舅舅家裏，又是個極複雜的環境，恐怕你一定很難過。去年舅舅死後情形更壞了，至於姑媽呢，聽說近來生意也不好，自然家境也就差了。你豈能再受什麼委曲，所以我想你還是到甯波來吧，你若願意請即電覆，我當寄盤川給你，唉！自從母親死後，我們弟兄姊妹各在一方，我每次想到就不免傷心，所以很希望你來，我們朝夕相聚，也可以稍殺你的悲懷，你覺得怎樣呢……」

我接到這封信，我的心又立刻緊張起來，我明知道二哥所說的都是實情，然而我才息征塵，又得跋涉，我實在感到疲乏；可是不走呢，倘若將來發生不如意事又將奈何？我真是委曲不下，晚上我去找文生和他談了許久，但是結果他還是勸我不走，當夜我就寫了一封長信覆我二哥。